【电视笔记】

《轩辕剑》：哄好粉丝就赢了

从来没有一部游戏改编的影视作品能获得游戏迷们的完全认可，《轩辕剑天之痕》也不例外。

《轩辕剑天之痕》是《轩辕剑》游戏系列的巅峰之作，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部，拥趸无数，地位差不多相当于《仙剑奇侠传三》（以下简称《仙剑三》）。善于制作古装偶像剧的唐人公司，在尝到《仙剑三》的甜头之后，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题材。而借着《仙剑三》的经验，他们也已经深谙这类电视剧的成功之道：先把几个主演的粉丝都哄得五迷三道，就可以赢家通吃。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驭兽飞行时都要摆POSE的胡歌；永远翘着嘴唇做可爱状的刘诗诗；耍帅卖萌样样来的蒋劲夫；穿肚兜的唐嫣。剧中人物不是王子就是公主，而且是落拓却英俊、美丽的王子和公主。对处于最多梦年纪的少男少女们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主角，更让他们着迷的呢？

王子和公主们的爱情故事是《轩辕剑天之痕》的主线，二号王子蒋劲夫就早早地和一号公主刘诗诗从欢喜冤家变成如胶似漆的一对。和大多数偶像剧的男女爱情一样，他们也是先从不得已做同一件事，到不小心发生近距离接触比如亲个嘴什么的，然后情愫暗生一边斗嘴一边谈恋爱。另一对王子和公主的设定则是严肃内敛型，可以预见他们即使同样是从冤家开始，却主要都是用摆pose甩披风的方式表达爱意。

总之，每一个主角和他们的故事都给粉丝们提供了足够谈资，而且每一个主角的风格不同，面向的也是不同的粉丝群体。

视觉特效是古装偶像剧的第三大杀器，《轩辕剑天之痕》里轩辕剑之类的道具也有了基本上融为一体的流光溢彩，这些都足以让粉丝们感到满足。至少比起《宝莲灯》之流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什么？人物和画面脱节得太明显？你不会真的期待在电视荧屏上看到好莱坞大片的特效吧？醒醒吧，少年。从来没有一部游戏改编的影视作品能获得游戏迷们的完全认可，《轩辕剑天之痕》也不例外——胡歌骑的飞行神兽一个特写并不能压住游戏的万千拥趸对这部电视剧的鄙夷和不屑——神兽明显是塑料材质。

不过，任何吐槽都不会阻挡《轩辕剑》成为暑期最火的电视剧之一，因为胡歌们的粉丝有充沛的精力淹没一切反对的声音并把收视率稳定在冠军的位置，而他们最不在意的就是所谓细节，所谓演技，所谓道具质量。他们更多的会把努力、用心、至少拍出来了作为对偶像和电视剧的至高评价，尽管它与四年前的《仙剑三》比起来并没有什么进步。

□谢度周（北京 剧评人）

新京报插图/赵斌

【文化谭】

重庆选美为何无人喝彩

选美会让一个普通女孩一夜间功成名就，担任公益大使，成为名牌产品代言人，进入被闪光灯包围的影视圈，嫁入豪门……或正是这屡次被证实的成功捷径，最终让选美变了味……

重庆选美选出了新闻，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前三名，网友却不买账，觉得不符合自己心目中的美女形象。甚至有重庆网友说，如果她们能代表重庆美女形象就不承认自己是重庆人。重庆盛产美女，这个说法久而有之。如果此次选美能满足或超出人们的期待值，那么选出的美女将会成为重庆的一张名片，但就今年这次选美效果看，这张“名片”印得不尽如人意。

这些年各地选美活动的结果，每每出来都是骂声一片，包括香港小姐选美，也不断有选手被斥“整形”“拜金”“欠债”“夜店陪酒”“男女关系复杂”“内定冠军”等，还曾有选手选择退赛来自证清白。

网友对于三位“重庆美女”形象的不认同完全可以理解，但应批评有度，不能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地步。与其攻击选美获奖选手的相貌，不如探寻选美为何不招人待见的背后原因。为何一二十年前的选美花魁能够服众，多年之后仍然为人所谈论和怀念？除了过去时代特有的纯真氛围滋养外，我想这也和那时候人们对美的标准有统一认识有关。而现在，有关美的定义早已多元化，人们的审美眼光也五花八门，更有以丑为美的娱乐消费心理形成，难怪常有不美的人或事物冲进公众视线。

能够成功戴上选美王冠对于一个女孩而言意味着什么？就一二十年来留存的经验看，选美会让一个普通女孩一夜间功成名就，担任公益大使，成为名牌产品代言人，进入被闪光灯包围的影视圈，嫁入豪门……或正是这屡次被证实的成功捷径，最终让选美变了味，让选美脱离了单纯对美的追求，在选美的表面下，隐藏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

据这次重庆选美活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评委说，“其实我们当时在评选最终三强的时候受到了一些压力，所以这个三强的结果并不是我们评委评出来的。我对这次评出来的前三名也相当失望，个人认为她们不能代表重庆美女的形象。”这位评委的话已经说得相当直白了。不过话说回来，自己都觉得不美，你当评委去做什么呢？

公众参与度不高的选美活动，不透明的选美机制，无法享有独立选择权的评委，这加快了选美朝着无人问津的方向堕落。人们喜欢真正的、不掺假的、公正的美，反感一切被权欲控制的评选行为。重庆选美难以服众，和评选结果本身有关，也和人们对多数评选抱有质疑和警惕心理有关。

□韩浩月（北京 专栏作家）

【焦点追踪·谭旭东被指“抄袭”事件评论之二】

拼凑之作，为何得奖？

比谭旭东本人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当下的评奖制度和教育制度问题。

因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对谭旭东“抄袭”事件说了几句个人看法，但总觉意犹未尽。不如干脆写一短文，把意思说说清楚吧。

谭著是大量抄引

首先，《文学报》该不该发“柯棣祖”的文章？该发。现在评论界如此死气沉沉，满目叫卖式的商业宣传，这种摆事实、讲道理、经过艰苦繁复的调查研究、提出重要问题的文章，实属不可多得。它也不同于那种为吸引眼球而强词夺理的酷评，它没有流气和霸气。

作者的真姓名应不应公开？可以不公开。作者有权不公开自己的真名，报纸更不应违背作者意愿将其公开。现在谭先生要作者“站出来”，站出来干什么？不是已站出来写文章了吗？虽然，学术批评一般应具真名，但此事有特殊性。谭先生在回应《文学报》的信中对作者喊话：“我以生命担保，绝不会饶过你！”这让人舒服吗？以前，因与博士导师有矛盾，谭在一个大型会议上当众揪住导师怒骂，差点施以拳脚。鉴于此，撰文的文人不愿兼做武人，我以为可以理解。

那么，谭先生有没有“抄袭”呢？我认为，没有抄袭，这一点上柯文判断有误。“抄”与“袭”不同，抄是明抄，袭是暗袭。谭著是大量抄引，拼凑成书，属于学术质量低下，没有自己的学术发现，这与抄袭不是一回事。但他显然不谙学术规范。

谭文无法下咽

为什么谭著出版后毫无反响？谭先生提出的理由，大致有三：因他敢于直言，“国内的学术圈就是这样，你说了真话批评，人家就不理你”；因为书印得少，他没有送书给同行；因为这书“是跨专业的，在电子媒体时代观察分析儿童文学作品，还借鉴了国外的文化批评的方法”，言下之意可能同行一时还跟不上。但这其实都没说到点子上。真实原因非常简单：没人看得下去。

我与谭先生无冤无仇，我多次下决心看他一两篇文章，到最后都半途而废。其实大厚本的艰深哲学著作我也读过一些，而谭文就是无法下咽。其文风，一是绕，二是空，三是狂，读了几行就不知所云，硬着头皮啃半天，胃也不舒服了，还是一无所获。

但现在，对于谭先生，我觉得已没有什么可多批评的了。“我敢于承认自己虚荣，承认自己平庸，但不能承认自己抄袭”。肯承认“虚荣”和“平庸”，这就不容易了。他的毛病的实质就在这里：水平不足，而又急于出名，于是才会有大段抄引，拼凑一本书，也才会有作者介绍中的作假。现在不是那种需要“说清楚”的年代了，今后的反思，可让他自己去做。

制度需要反思

那么，应如何看待他说的“四大防护”呢？这指的是他的博士导师、论文答辩专家、出书时的编辑和鲁奖评委；其意是，批评他也就是批评这四拨人，他要有问题这四拨人也脱不了干系。从个人道义上说，这话很不聪明，也很没道理。按中国传统道德，一个做事一人当，有成绩要感谢支持的人，一旦闯了祸，不能把支持过自己的人都拉来垫背。要那样，以后谁还敢支持你？但我又觉得他这话“很好”，一下点出了比他本人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当下的评奖制度和教育问题。

如此的拼凑之作，为什么能得奖？组合评委的事后回忆，一是当时读作品极累，一是有十来部作品相持不下，一是有意扶持一下儿童文学理论……用心当然是好的，但在遇到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和相对陌生的作品时，为什么不能暂不作决定，搞一个“特小样本”的调查呢？比如，像今天新京报记者似的，随机拨打六个电话，问问这一行内的专家：此人可曾有过什么学术创见？其论文论著对儿童文学界有无影响？这本新著你听说过吗？甚至可读上一段原著内容，听听专家的即时反应。要那样，肯定不会有如此让人诟病的结果了。

论文答辩也是大问题，现在的硕士、博士答辩，常有明知不应过关而纷纷过关的事，人情、面子、导师之间的关系、师生利益链……这都已是公开的秘密。现在谭先生把各位推到前台，但他说的并非不是事实，书的确得奖了，论文的确通过了，几年的读博的确毕业了，而学术规范他的确不懂（道德道义他也不懂）。这说明什么？这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对谭旭东的批评可以结束了，他还年轻，今后的生活道路可让他重新选择。然而，对于教育制度和文学评奖制度的反思，应该继续。

□刘绪源（上海 儿童文学理论专家）

责编 李蝴蝶 美编 王璇 责校 张彦君